

8
吴四海:
小小银球架起中日之桥

文体汇



扫一扫添加新民体育、
新演艺微信公众号

百年红色艺术路前行·人物

本报文体中心主编 | 总第 559 期 | 2021 年 4 月 4 日 / 星期日 首席编辑 / 李 伟 视觉设计 / 戚黎明

史依弘 20 年后再次再演《杜鹃山》

柔美柯湘 你接受吗

一对浓眉，两只杏眼，梅派大青衣史依弘一提起 20 年前出演现代京剧《杜鹃山》女主角柯湘的造型，就羞得笑起来，直言当年自己还不太会化现代妆。如今的她已经摸索出了适合自己的妆发，昨天在朵云书院戏剧店的分享会上，史依弘的妆面清淡大气，超短发型虽不似当年的“柯湘头”，却也气场十足。谈起这本月上演的经典，史依弘坦言，希望这一次的柯湘不再是男人婆，党代表也可以美一点。



《杜鹃山》海报

笑什么 就这么念!

2001 年，上京请来了导演高牧坤创排《杜鹃山》，他曾是北京京剧院首版《杜鹃山》的副导演。看到 20 年前的剧照，史依弘很惊讶，你们从哪里找来的？这 20 年里，她身边的配演越换越年轻，也让她想起许多与高牧坤导演排演时的故事。

排练厅里，大家第一次对台词，史依弘念完“哪里有压迫，哪里就有斗争”，所有人都笑了：“姐姐这次像个男人！”年轻的同伴有些没有看过首版主演杨春霞的戏，其实，史依弘完全是模仿杨春霞的唱法，以大小嗓结合，否则人物立不住。史依弘觉得，柯湘这样一个领导者的形象，得按小生的路子走，如果完全用小嗓，就显不出她的刚烈。

大伙儿这一笑，搞得史依弘都有点不自信了。这时，高牧坤给她吃了一颗定心丸，对大家说：“笑什么笑，就是这么念的，她念得非常好，一定要有自信，就这么念下去。”

太美了 可以这样?

史依弘坦言，她演《沙家浜》并不是很合适，阿庆嫂这个很厉害的老娘舅，对她来说有点难，“《杜鹃山》正一些，在气质上比较适合我”。

同样是在排练厅，史依弘唱道：“普天下受苦人同仇共愤——同恨人间路不平，路不平——怎忍心旧伤痕上又添新伤痕”，到这里，高牧坤说“别动”，她又继续唱“痕——”

■ 史依弘在朵云书院·戏剧店与读者互动
本报记者 郭新洋 摄

“别动，太美了，你们过来看看。”一帮人围过来，史依弘也没敢动，高牧坤琢磨，挺好，以前的柯湘，太粗犷了，她这个挺好的。可是，这个柯湘太美了，可以这样吗？

柯湘是个女人，怎么不能美呢？高牧坤担心自己的看法不客观，又叫了几个人过来看，史依弘这样像不像柯湘？太美了会不会脱离了革命的劲儿？最终，大家觉得，时代的审美不一样了，展现女性柔美的一面，未尝不可。

一出戏 集大成者!

在史依弘看来，《杜鹃山》作为一部现代京剧，积累足够多，不管是文本、唱腔、音乐，还是编排、舞美、节奏，已经走到一个高峰了，但是又牢牢抓住了京剧的本体，太牛了。

演柯湘这个女汉子，其实需要调动演员自身所有的积累。史依弘年少时学过的所有女扮男装的戏都得上——花木兰、“挡马”里的杨八姐等，传统戏的功底越扎实，在现代戏里面就会展现得越好。

《杜鹃山》的人物群像塑造得细腻生动，没有龙套，每一个人都得入戏。诗词化和格律化的念白朗朗上口，音乐唱腔也巧妙融入西洋乐器和地方戏等元素。比如，唱段里，“景颇山上的风啊”是向民歌学习的，是民族范儿，“党指挥枪，党指挥枪”是歌剧，超越了京剧的唱腔，但又一点不违和。

史依弘还提到一个细节，当年首版创排时，第一幕换第二幕时，舞美队正在台上换景，导演拿着秒表说，你们换一次看看多久。第一次，50 秒，第二次，45 秒，反复几次后，导演对作曲家说，写 45 秒的音乐。史依弘感慨：“如此严丝合缝地去创作一台戏，怎么会不好看呢？”

本报记者 赵玥

年轻《江姐》 感召年轻人

上海歌剧院从当代角度讲述“那时”故事

在上海大剧院后台，上海歌剧院第六代“江姐”何晓楠、周琛早早来到化妆间，为两晚的新版歌剧《江姐》做准备。两位 80 后“江姐”为了贴近人物形象，特地将一头及腰长发剪成利落短发，为的是把最好的状态奉献给“江姐”。

经典常演常新

《江姐》是中国民族歌剧史上的一座丰碑，此次是作为“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红色经典剧目展演季”演出剧目亮相。从 1965 年第一代“江姐”任桂珍首演登台，到之后的唐群、陈海燕、江燕燕、黄蕾蕾，再到如今的 85 后青年歌唱家何晓楠、周琛，半个多世纪的岁月中，上海歌剧院的《江姐》登舞台、进校园、进社区，在 500 余场演出中，培养历练出六代“江姐”。

这次的《江姐》舞美设计以黑白基调来展现舞台，用素描的绘画手法来表现写实的场景，从当代角度来讲述“那时”的故事，让人眼前一亮。《江姐》久演不衰、常演常新的旺盛生命力，无疑是今天原创歌剧排学习和借鉴的榜样。在指挥张国勇看来，《江姐》的生命力，一方面来自红岩精神，另一方面离不开艺术上的魅力。他说：“《江姐》的音乐语言、技法并不复杂，但每一个音符都是真诚的，都是作曲家对当年这些真实的人物、真实的故事发自内心的感叹。我相信，无论现在还是过去，艺术的魅力不在于简单还是复杂，唯有真诚最为动人。”

生活积累厚度

《江姐》是一代人共同的红色记忆，这么多场演下来，周琛遇到许多忠实观众。有一次演出结束后，一位老人走到后台，拉着周琛的手，流着泪说：“谢谢你们，我太喜欢这部剧了。”

在《江姐》这部歌剧里，江姐走完了她的一生，两位扮演者也随着《江姐》积累着自己的生活阅历。每轮演出前，何晓楠习惯把案头工作都重新做一遍，有时候走在路上，那些影像便会出现在脑海中。何晓楠说：“我的性格是爱憎分明的，一开始演江姐我觉得自己柔度不够，现在我也做了妈妈，生活带给我的感悟让我丰富了对江姐的演绎。”

这一次重新亮相的《江姐》，希望在留住老观众的同时，也能激发更多年轻人的共鸣。因而，本轮上演的阵容中，不仅“江姐”年轻，其他重要角色亦有许多 80 后 90 后。他们如何以新时代的视角、年轻人的感悟来塑造角色，为这部红色经典带来新气象，十分值得期待。

本报记者 赵玥

昨晚歌剧《江姐》谢幕完，一群相识却不同座的朋友在观众席出口碰头，边走边讨论：“激动哦?!”“老激动额!我都流泪了!”“我也是哎!”

演员的感受也是如此。大幕合上，大家伙不是抹一抹衣服一换，赶紧打车或赶地铁去，而是聚到一起继续品味，为自己参演了这部戏感到高兴和自豪。

听闻《杜鹃山》要在逸夫舞台和东艺上演，戏迷都期待万分，因为这出戏创排以来，上演得并不多，连史

记者手记

流泪

依弘都感到惋惜，这样的好戏，应该多演。

迎接建党百年之际，红色题材创作如火如荼，各院团都将此视为一次传承红色基因的好机会，每一位演员都无比珍惜。淮剧《寒梅》建组前，上

海淮剧团一级演员邢娜得知自己要演女主角寒梅，激动地哭了，马上剪去留了十几年的长发，全力以赴塑造好人物。

主旋律经典日久弥新，舞台因有好戏而越发鲜活。放眼舞台、荧屏、银幕，越来越多的流量小生、小花踊跃参演红色题材文艺作品，演员因出演经典而感到荣耀与幸福，这些作品也伴随着海内外的传播，向世界传递着奔腾不息的正能量，勾勒出中国文化更具活力与自信的生动面貌。 赵玥



《江姐》剧照

本报记者 郭新洋 摄